

從訴苦到復仇

哈欣農等作

東北書店印行

仇復到苦訴從

作等農欣哈

行印店書北東

仇復到苦訴從

著作者 哈欣農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每冊定價 二五〇元

● 5000。 版初月五年七卅國民



斷苦到復仇

佳.5000.

50 元

目 錄

從訴苦到報仇.....	(一)
張富貴靈前宣誓.....	(三)
國民黨害得我家破人亡.....	(六)
家書讀罷淚沾襟.....	(九)
我爲甚麼投誠過來.....	(一一)
一人往明處走，烏往亮處飛.....	(一三)
離開蔣匪軍.....	(一六)
打開大門的英雄.....	(一八)
解放戰士李學民.....	(二二)
趙師龍入黨了.....	(二四)
一個解放過來的戰士.....	(二七)
于海濤和邵金生.....	(三〇)
從夢中醒來.....	(三四)
這是我們心裏的話.....	(三七)

從訴苦到報仇

哈欣農

這篇文章是敘述苗春同志的訴苦和戰鬥中的英勇事蹟，苗春同志是解放戰士，在訴苦中認清了階級敵人，激起了復仇的怒火。戰鬥中就堅決勇敢，這說明了，訴苦階級教育進行得好，打仗就好，是值得大家深刻體會的。

一筆血債

九六部二連五班的戰士苗春同志，在訴苦當中，很悲慘的吐出他受苦的經過。他是河北省灤縣澤巴莊人，家裏十五口人，沒房子沒地，一年到頭過着苦日子，大哥在東北，做小買賣，他父親領着他二哥和三哥種梁國福的地。梁國福是有名的大地主。苗春八歲的時候，年成不好麥子瞎了，家裏正在發愁，梁國福來要租子，他父親說了很多的好話，但梁國福非要不可，在臨走的時候說：『走着瞧！』臘月三十那天全家正準備過年，梁國福領着一百多個中央軍，把苗家包圍了，接着進來四個中央軍，把他父親和三哥捆起來，連推帶拉的拖到屯外的小河邊槍斃了，回來又逼着苗家大小挖坑，將苗家十一口都踢在坑裏活埋了，只剩下苗春和他母親，兩個妹妹。那天晚上苗春和他娘哭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一早就起來了，什麼也沒拿，就帶着苗春和他兩個妹妹，到東北伊通去找他大哥。雖然找到了，但大哥不到一年就病死了。

戰場復仇

東北光復後，苗春就被國民黨捉去當兵。今年夏季攻勢才被解放過來。在訴苦當中，他的苦激起了全連的憤恨，全連宣誓：『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給苗春全家報仇！』『給全國被國民黨殺害的人民報仇。』

苗春同志經過訴苦後，每天積極練習投彈，瞄準。放下碗就投彈。打烏拉街時，苗春想：『報仇的時候到了！』戰鬥開始，他就衝在最前頭，繳了三支槍，俘敵三名。打六十號碉堡時，他兩次衝鋒，都被手榴彈打回，當他第三次衝到鐵絲網時，全身三處負傷，鮮血直流，他還咬着牙，一定要衝上去，可是他已經爬不起來了。他對二排長說：『你們要給我報仇呀！』他望見同志們佔領了碉堡，才下了火綫。

張富貴靈前宣誓

雪 立

解放戰士張富貴，眼下正當是抽枝發芽，發奮上進的年歲。經連裏這次土地改革教育，大家一討論，把地主階級的臭根底翻過來一抖弄，心眼兒豁的一下就亮了；「俺爲啥受他娘的沒底子罪，一家人整得個扁蛋精光！」心思起來就是窩火。一當閒，他各個就蹲在門坎上擺弄着那支還是從八十九師携帶過來的衝鋒式出神。想着想着就火兒了：「沒說的，給娘老子報仇！」衝鋒式的鋼火藍得發閃，可是張富貴不稀罕這個，一眼都沒瞭它，他只是直勁兒歇着槍把子上的誓言：黑字兒落在白紙上，那些字兒兒也好像直門兒的瞪着他：「一、爲父母報仇爲烈士報仇。二、不打倒蔣介石死不甘心。三、永遠跟着共產黨走。」噙着噙着，他把槍把子攔腳板上一蹬，自疚地詛咒起來：「奶奶個雄，真對不起人，以先俺心眼兒裏幹啥老一卸一不開，要不，再怎麼的也不能落他娘的半年後呀！」的確，半年來張富貴腦門心裏，幹啥都摸不開；人家找他學三三制，他心思：「那還不跟國民黨學散兵羣一樣，沒意思，要打就打，要衝就衝，班長在頭裏俺姓張的保險拉不下。」人家找他談話，他心思：「你別套弄我，俺可不上你那「勞工當」。」黨員同志幫助他，他說這是電話匣子，電綫桿子。作戰時叫他扛破壤筒、小木車，他說這才新鮮呢，那個步兵操典上教給你這樣作戰法的。小組會上批評他，他心思：「行了，開小差！怕你怎麼的我吧，反正就是這股勁兒，揀定了。」上火綫時，心裏只是核計着怎麼樣發點洋財快樂快樂。夏季攻勢以後，部隊整訓了，張富貴一提起整訓就腦門心痛，決心開小

差，可是他又就心憐不過槍子兒，怕沒跑掉給打死了。隊伍到了野雞背，張富貴成天總是黏黏劑兒一股子熊樣。同志們問他有啥意見，他說：『吃西瓜喝涼水咋也不咋的，一天兩頓飯有啥意見！』有一天，他裝着向老鄉借傢具，就出去打聽路綫和地形；狠心偷了四個手榴彈，決定晚間放哨時假裝拉屎就跑。恰好趕上那夜晚軍區宣傳隊來演戲，他想：『八路還挺愜兵的，看了戲再走吧。』晚間，看的那戲是苦戲，那上頭有一個小疙瘩偷貓兒飯吃挨了地主家一頓好打，張富貴八、九、十來歲上就常偷貓兒飯吃，就一模一樣的挨過不老少揍，看着戲就心思着自己，心思着自己家的事，心裏就越來越傷心，越來越『感冒』；八路軍說的鬭爭大地主實在沒錯，戲上那些模樣，窮人受的那罪，穿的那樣正是不假。回班上他一宿沒閤上眼，開小差的念頭這下就荒了。他想：『要走也得看個明白再走。』第二天，開土地改革教育討論會，叫大家坦白，張富貴又猶豫了，不跑行，坦白可不幹，丟人現眼的多寒蠢。以後討論窮人跟地主誰端誰的碗，屬誰管？張富貴的腦筋又摸不開了：『窮人就是端地主的碗，屬誰管呀？』地主叫你東山上放牛你就不敢西山上看羊，地主叫你做個門你就不敢做個窗，……『爭着爭着一班人都反對他這個意見，他就火得想揍人。排長找他談，他說：『你說，你說！人家該有多大福就有多大福，人生下地八個字兒造就的。這世下生前裏菩薩就給你定下了命！』排長可是不慌不忙向他說：『地主吃的是啥，穿的是啥？』這還用問，張富貴就說：『人家看啥好穿啥，看啥好吃啥！』排長又問：『地主家哪來的這些吃穿？』『掏錢買唄！』『錢是那來的？』『賣了糧食換的唄！』『糧食哪來的？』『窮人交的租子唄！』排長又轉了個話題『你見過地主家的人下力勞動沒有？』『沒有！』『你家裏爹娘勞動不？』『咋不勞動！一個個都受罪受死了！』『你爹娘幹死幹活折騰死了，地主家給不給一圪坨地，賞不賞一口棺材？』張富貴一下子叫問住了，鼻子尖一酸兩點眼

淚就往外冒。他心思起爹是死了叫捺到萬人坑的，哥在鑛山上透火燒死了也要捺進萬人坑，後來向鑛上『老虎爪子』磕頭作揖，把自己的工錢全都『通咕』了，才找個蘆席片埋了。姐姐叫地主家硬佔去做小，不幾天生叫打死了也不知捺那坨荒山裏了。娘活活氣死以後，張富貴託人求情，跪在地主家求口棺材，不但棺材沒撈着，自己反而叫押起來出勞工了……。排長又追着問他：『張富貴，你說；咱們窮人就該死，就該養着地主來禍害自己的？！咱們都是命不好，都是沒信神？！』張富貴猛的一拳打在板凳上的，直叫：『神他媽個屎！幹啥下坑受苦儘找咱們窮人，要不是地主逼，俺哥俺爹還能死在炭坑裏？！俺娘還能氣死，俺姐還能給人做小折騰死？！……』他一把揪住排長：『排長，俺有怨呀！』排長說：『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今兒訴苦大會上你衝大家訴說訴說。』張富貴在大會上又訴又哭，把開小差的臭想法也齊根底抖了出來。連長指導員同志們，都說這是舊社會害了你，叫你受了半輩子罪不算，還害得你走到自己的隊伍還摸不開。班上又開了幾天會，討論挖苦根，張富貴這下可看得清了；要不是蔣介石這冤羔子賣國，小鼻子哪能進關東，爹跟哥哪能死在鑛上？要不是蔣介石給仗腰眼，地主就不能這麼有錢有勢，屯長、牌長、甲長、縣長的串連起來儘害人。

張富貴變樣了。起早落黑的只是心思着要報仇，勸說着跟自己過去一樣摸不開的同志。這天，連裏在二排住的當院紮了個靈堂，供了不老少儘是叫地主害死逼死的同志家屬底牌位，和犧牲烈士的牌位。張富貴眼睛哭得胡桃大，泣不成聲的指着爹娘的靈牌，死難烈士的靈牌說：『爹，娘，烈士同志，你們閉上眼吧，俺一定走上明光大道給你們報仇，以先俺是不知道……』

從這以後，二連的解放戰士都進步了，都看清自己的仇人，要爲人民報仇立功了，而張富貴呢，就成了全連解放戰士團結的中心，就成了大家訴苦報仇的好教員。

國民黨害得我家破人亡

趙大同記

——蔣軍連長劉耀東在反蔣大會上的訴苦——

我是河南淅川縣人，被俘前在蔣軍保安第九團當上尉連長，布海戰鬪被解放。在半年多的學習中，懂了很多道理，更在回憶訴苦運動中，啓發了我的階級覺悟，使我認識了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是一切中國人民遭受苦難的根源，也就是我自己遭受災難的根源。

我家幾世都住在淅川馬鈴鎮，祖父是農人，父親弟兄三人，我父靠木匠手藝吃飯。民國七年，年景荒旱，又加上兵災，蔣家軍隊在夜間就是土匪，肆意搶掠，大門大戶他們不敢去，專門欺負窮苦人。有一次，兵匪衝進我家，把衣物搶光，祖父被吊打而死，三嬸母被搶走。那時我只十二歲，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大禍，把我的心都震碎了。父親打發我去大祖父家報信，他家給了些舊木板，釘了一口小棺材草草把祖父埋葬了。父親又東奔西跑地好不容易湊足了錢把嬸母贖回家來，然而家敗人亡的惡運，就從這時落在我的家門。

民國九年，我的家鄉遭了更嚴重的災難，天災兵禍害得百姓不得生活，家家哭聲，這一年不知餓死了多少人。我家已經沒有一粒米糧，成天吃樹皮，草根和棉花子。二叔領着老婆出外逃難去了；三叔和三嬸到岳父家去寄食，母親帶着哥哥和我討飯吃；祖母在三月間餓死了，用破板子釘起來就埋啦。有一天母親在大戶人家央告半天借來些黃豆面，趕了一碗面，我吃了一半吃不下去，叫娘吃，娘

也吃不下，娘和我抱着大哭一場。到底是誰拆散了我們一家人，那時候我是不明白的，母親也不明白。

我十六歲時，哥哥跟父親學木匠，我到城裏永聚源商店當學徒。每天要挑十幾担水，做三頓飯，刷鍋洗盆碗，替老闆娘抱孩子，挨罵受累，簡直就是這個店舖的奴才。我幾次打算不幹，又怕父親責罰，只好咬牙忍受下去。以後劉汝明的隊伍由城裏經過，老闆派我去送飯，士兵嫌飯菜壞，連打帶罵，逼着我給他們買饅頭，回到櫃上，掌櫃又罵我不會辦事，在這兩面煎逼的情況下，實在無法忍受了，我才跑回家去。母親看了我污穢的衣服和蒼白的臉色，不由得掉下眼淚來，父親看了我的樣子，只嘆了口氣，也沒責備我。

第二年，父親託人把我送到德茂全雜貨店學徒，在那裏除了做雜事和三頓飯之外，還抽時間學算盤，這樣幹了四年。至民國二十一年，德茂全關門了，我才離開店舖，自己在城裏擺個小攤子，勉強維持生活。這年冬天，紅軍徐向前的部隊由城裏過，大店舖都關門，躲到城外去，但我仍舊做我的小生意。做了兩天，比平常掙的錢還多，第三天紅軍撤走，中央軍進了城，貨物本錢一下子全叫中央軍搶光了！我弄得負了一身債，但是還得咬緊牙根，還清債務沒有前途的活下去！

中央軍走後，我求親告友由城裏的商家借了點貨，又照樣擺小貨攤子。民國二十二年春天，當地國民黨民團肅清長故意誣陷，說我在紅軍進城時發了財，藏有紅軍的槍支，把父親抓去吊起來毒打，逼着叫交出槍來。天哪，我們那裏來的槍啊！我不忍得父親受苦，自己把父親替換出來，父親回家，賣了一頭牛，典出一畝地，又用高利息借了些錢送給肅清長，這場無妄之災才算完事。

民國二十六年，國民黨徵兵，租、稅越來越兇，鄉保長的勒索，中央軍的徵發，更使人無法忍受，家庭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我看日子真過不下去了，含着眼淚別了家鄉骨肉，跑到南陽去投軍。

那時我所痛恨的是鄉保長、蕭營長、中央軍的下級軍官和士兵，以爲是這一羣人害得我破家亡、妻離子散。所以才打算上軍隊幹幾年，得個一官半職好回家報仇雪恨，那裏曉得這是一條錯路呢？

我們這些新兵，由南陽押送武昌，在武昌住了六七天，冬天沒被子蓋，吃不飽飯，後來又送到南昌新兵收容所，十幾天沒洗過臉，十幾個人蓋一條毯子，一天只能吃到兩小碗糝沙子的糙米飯，還要作苦工，弄得我們如同病鬼一般，每天都有餓死、病死的。我們成天盼望出去當兵，但是毫無希望，那裏的兵販子對我們說：『二十多個大隊，一隊隊的輪着走，你們還早呢！』我們一聽心就涼了半截，但也只好在裏邊等着死。以後二十八師派來一個接新兵的副官，因爲他是河南人，我們拉攏了一下才算脫出那個監牢。就是在我離家當兵那年，鄉保長把我哥哥抓去當兵，以後被日本鬼子俘去送滿洲挖煤，一直到「八一五」才被蘇聯紅軍解放出來，但身體累壞了，去年病死在臨榆縣，做了異鄉孤鬼！我在「八一五」後被編進十四軍官隊吃一口閒飯，那時我帶着老婆和兩個孩子，發的餉錢不夠生活，沒有辦法我的老婆就跟着孩子徒步走回遙遠的河南，路費花光了，就沿途討飯往回走，想起來不叫人傷心！我在將軍裏幹了十年，由士兵爬到下級軍官，賣過命，受過苦，日寇投降國家勝利了，我却連老婆孩子都養活不起，給蔣介石賣命就落得這樣的下場！

我被解放過來，起初有些恐懼不安，後來對共產黨、民主聯軍有了些認識，才安下心來。在學習中慢慢打通了糊塗思想，逐漸認清了使我祖父慘死，祖母餓死，二叔二孀母流爲乞討，哥哥被抓當兵客死異鄉，乃至於我的一切災難，全是獨裁專制的黑暗制度造成的，而這個腐朽制度的統治者正是賣國內戰的蔣介石！我第一次認清了我的仇人就是賣國賊蔣介石，我要向他討還血債，向他復仇！

家書讀罷淚沾襟

六十軍暫廿一師
三團中校副團長

何爾壽

被解放過來的前幾天，我接到了一封家信。照樣抄錄下來：

爾壽大哥：你在東北那裏曉得家鄉的事情，咱地方的大地主胡有三這幾年雖然發了不少洋財，心還不足，現在居然想到我們頭上來了。我們祖父在光緒年間當得的那塊田，胡有三唆使原主前來抽贖。因爲按照法律的規定，典當不動產過三十年不贖則歸當主所有，故我們不准姓劉的原主來贖。但胡有三這個壞蛋仗他有錢有勢，撐着姓劉的腰，到縣政府告了狀。前天過的堂，那個專門勾結土豪劣紳刮地皮的李縣長和那以出錢多少而定案的丁審判員也不問青紅皂白就斷了下來，說什麼：『劉姓在末滿三十年期間就已準備取贖，因念何姓子在外抗戰，遵守抗屬優待條例未曾取贖，今已抗戰勝利，優待條例自應取消。依本府公斷，劉姓以六百元國幣得以贖回管業。』這幾句話就把我們以六百元之大洋當來，種了四十年的田給奪去了。弟當時曾說，光緒年間的六百元大洋，現在要值個濫國幣一兩千萬，許贖的話原主應照物價指數賠還我們受到的損失，縣長說以前的一元現洋合現在的一元法幣，這是國家法律的規定。弟又辯道，法律是不是要老百姓命的，縣長至此聲色俱厲的不准再講，並限十日以內雙方交清手續。大哥，你想這六百元錢可做什麼用呢？最可恨的是劉姓又把此田以二百五十萬元賣給胡有三了。這成了一個什麼世界，那還有一點公道，那還有一點正義？雙親爲了此事急得好幾天未吃飯，你若有一點念家的心，就應該趕快回來辦理此事。

弟爾明謹上 三月十二日

我讀了這封信，當時憤恨交集，不由得背着人流了好多眼淚。我馬上就要求上官准假回家，但不出所料，上官又不答應，說什麼：『戡平匪亂之後再談。』結果，『匪亂』倒沒有『戡平』，在民主聯軍夏季攻勢開始時，我們部隊完全打垮了，我也就被解放過來。現在，我心裏彷彿發了完，我看清了蔣管區的整個社會就是人吃人的社會，這些事情一點也不是怪，至於我回家去呢，絲毫也解決不了問題。唯有解放區才有正義，才講公道，我準備盡我一份力量爲人民事業戰闘，我希望解放軍早點把統治中國人民的法西斯匪團趕快澈底消滅乾淨，那時我好回家找胡有三這地主惡霸算賬！

我為甚麼投誠過來

六十軍二十一師
三團三連二等兵

李少玉

我今年二十三歲，河北天津人，八月十日在天津被抓——入伍，送來東北，編進六十軍當兵，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烏拉街附近向民主聯軍投誠來的。我在六十軍裏受的苦說也說不完，我開小差的心情和別的投誠兄弟相同，現在我來講幾件比較新鮮事給大家聽聽，這些事情也叫我下了決心開小差：

(一)我們團內士兵，除班長，副班長因是雲南人，離家遠不想開小差外，其餘的弟兄，沒有一個不想開小差的。但是平時不敢動，因為開不成被抓回去就沒有命了！大家都盼望上前綫，在前綫開小差，官長不敢追，他們害怕碰上民主聯軍吃苦頭。弟兄們的心裏都在打着算盤：『到了前綫再見！』

(二)在蔣軍部隊裏，士兵輩最小，我們連長常說：『我如同是大家的爸爸，排長是叔叔，班長是大哥，營長，團長就如同是你們的爺爺！』他媽的，當了蔣軍，縮了好幾輩，連祖先都跟着丟人！

(三)一個晚上，我要外出大使，班長叫等一會，過了十幾分鐘，實在等不住了，又大着胆子向班長請求，不只沒叫去，還挨了一頓罵，外帶一頓美國腳，無可奈何，把屎拉在褲子裏頭啦。第二天被班長知道了，還挨了一頓扁担。當了蔣家兵，連大小便都失了自由！

(四)九月間，一個夜裏，劉學勤和我一同開小差，他在前面，我在後頭，剛出礮堡，就被哨兵發

覺，劉學勤被抓住，我趕緊跑回房間，蒙上被子不敢出聲，沒多久班長準來查點人數，問：『剛才誰出去啦！』自然誰也不敢答應。隔了一會，外面傳來一串慘叫聲，我們心裏說不出怎麼樣難受。第二天早晨點名時，看見劉學勤被捆在木樁子上，順着兩條大腿流滿一地血，兩臂腫得像大腿一樣粗，大家跪倒求情，算是保住了命，天津老鄉湊了一萬多地錢給劉學勤治傷，然而他已成了殘廢人！

（五）也是九月間的事，團長李樹明集全團士兵講話，指責追砲連一個上等兵說：『這是一個開小差的，該怎麼辦！』下面人勉強應道：『槍斃！』團長兇惡的說：『他不配一個子彈，用刺刀扎！』那個被抓當兵的湖南漢子知道沒希望啦，極悲痛的說：『我這有五百塊錢，請各位弟兄在我死後給買點紙燒。我還向各位弟兄說明白，我並沒有開小差，我死難瞑目！團長這樣槍斃我也好，我那盼兒子的爸爸，想丈夫的老婆，想父親的孩子們，就不用再盼望啦！我是蔣介石抓來的，又這樣把我毀了，我永遠不能甘心！沒死的弟兄們！請爲我伸冤雪恨呀！』團長氣急了，下令用刺刀扎，幾聲慘叫過後，他不再動彈了。我們心軟的人，當天連飯都吃不下去。